

门里门外

◆ 吉安生

许多年以后,我才发现母亲从来未曾对我关闭过她的门。

我行走的动静,喘息的声音,散发的气味,都是我开启母亲屋门的智能钥匙。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,也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,都是还没等我伸手推敲,母亲的门已自动开启。因为,母亲时时刻刻都在门边等着我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上了岁数的母亲变得寡言少语、腿迟脚缓、眼昏目花,时常是一个人呆呆地望着,留了条缝隙的泻溢着柔弱光线的门,痴痴地渴盼着我的进入。不管我去与不去,母亲都是如此,母亲的门亦是如此留着缝隙泻出光亮。

我,母亲的心肝宝贝儿,离开母亲的怀抱之后总是很忙,忙得总是让母亲守门无望。于是,八十有四的母亲提出她要进驻我们家,她说她要在这清爽的日子,和我们亲近亲热几天。

移居我家母亲,对我们以及孩子们随手关锁大门的行为很不适应,生怕关闭得严丝合缝的防盗门阻挡了什么进入似的,唠叨着“也不知道屋里有多少值钱宝贝一样,整天把门关得紧紧的,连气也透不出”的同时,颤巍巍地挪移着自己到门口,意欲把门开条

缝。但几经努力最终还是没能如愿,因为具有良好防盗性能的户门,绝非她先前的房门般听话,能够任她轻易打开。

她为自己不会不能开我们的家门,很是恼火,很是沮丧,很是无奈。

我们,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对母亲这出入不关门的想法和行为很是不解。

不关门闭户,我们家的瓶瓶罐罐什么的,还有那不应该让外人看到的听到的,不就不一遮拦暴露无遗了吗?不关门闭户,谁都可以随时自由出入,我们怯怯的心里还有安全感吗,还能像关起门来一样淡定地吃喝拉撒家长里短戏说逗乐吗?别说守护门户的防盗门厚重坚实,就是家里面每个人的房间也有一扇密实的门,无比忠诚地守卫着房间主人的隐私、意愿。

每扇门关闭的时候就是一道不能逾越的壁垒。

母亲,从坦荡平实的黄土地里走出来的母亲,当然没这么多心眼,也当然不懂当下门对于我等的作用和意义。她只是习惯性的近乎固执地认为:门,就是让人让情进入涌动的闸阀,家里的门如果时常关闭严实那不是拒人绝情于门外吗,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,

又有谁愿意上赶着拿热脸子贴你的冷铁门呢?

在母亲的脑海里,门,永远都应该是家乡山村里门的模样,没有现在城里的门高大唬人,也没有这么笨重繁杂,山乡小村人家的门几块劈柴片子钉吧钉吧,几根树枝柴棍甚至荆棘条子绑扎绑扎,安放在土墙上就成了门,低矮轻巧,通气透亮,白天什么时候都是敞开的,就是夜间也大多是闭合虚掩。亲戚朋友上门走动,径直而入,烧水做饭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志气得很;左邻右舍借用个农具家什,亦如拿取自个家的,从不把自己当外人。家里的东西不见了的时候,主人也从没有往“被偷被盜”上面想,站在门口吼一嗓子,不见了的家具物品,自然牵了邻人的笑脸回归家门。

那时候,乡村邻里间的家门是有形但无拒的,是时刻能够相互出入的。

不管母亲如何不满,我们家的门依旧是时常处于关闭状态。因为我们也有了家小,也必须出门讨生活挣吃喝,只能把母亲和家中物品一起用防盗门保护起来。只是,母亲望门痴待的时间更长了。更多的时候门里面的母亲都在竖着耳朵搜寻着她刻在心间的

脚步声、喘息声、话语声,探嗅着她熟悉的气味,渴盼着门开启的那一刻。钥匙插进锁孔以及在锁孔转动的轻微的脆响灵动,于是成了母亲无时无不在热切巴望的曼妙音乐。

我对母亲的理解,或者说开始懂得母亲,是在我与母亲近在咫尺却因门阻隔不得相见的尴尬瞬间开始的。那一刻,那一幕,让我心痛了很久,现在每每想起依然钻心的疼。

外出十多天,已是十分想家念亲,下火车上汽车,心急火燎地往家赶,到了家门口一摸口袋,才发现出门时忘了带家里的大门钥匙。门里面的母亲显然已经听出了是我的动静,嗅出了我的气息,隔了门努力地巴望使劲地呼唤,又厚重又严严实实的门生冷地将我们母子相见相拥的焦渴阻断隔离。母亲在门里面,我在门外面都把那到铁门拍打的声响。

那一刻,我在想,如果我是一颗炸弹,我绝对会义无反顾地引爆自己,将阻隔我们母子的门炸得粉碎,炸得灰飞烟灭尸骨无存。

没有了门,也就不存在什么门里门外。但,这世间的门又有什么人什么力量能删减移除呢?

祖母

◆ 李保林

我时常想起祖母……

祖母 1905 年 10 月 9 日生于东冷口村一个姓郭的大户人家。姐弟四人,两个弟弟,一个妹妹,她是老大。妹妹嫁于赵村,大弟早期投身革命,加入党组织,从事党的地下活动,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,被敌人杀害了。祖母娘家亲人我只见过她的小弟和妹妹。而他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,直到 1978 年 9 月 23 日祖母去世,我才在灵牌上看到祖母的名字叫郭彦庆。

祖母 15 岁那年嫁入我们留孟李堡村李家,那时家里的光景相当不错。高祖父经商创业发家,高祖母治家有方,理财有道,村里有几百亩良田,县城、南凡、横水镇上还都开有商铺。家里还有一辆四套马车(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了)。曾祖父一生体弱多病,祖父十几岁便开始当家理事。祖父是个豪爽之人,交际广,朋友多,家里每天人来人往,冷口峪里烟庄,横岭关的人到县城赶集办事非到我们家歇歇脚不可。有的甚至还住上一晚。有时东山里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晚上也到我们家里来,这其中就有我的外祖父裴清玉。

祖母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,干净利落,生性灵巧,屋里屋外安排的井井有条,对来到家里的客人总是热情招待。祖母善于持家,曾祖母去世后,家务便由祖母一手操持料理。芒种时节,天地一片金黄,正是龙口夺食的紧要关头,家里雇了十几个人干活,全由祖母一人做饭。小时记忆里,祖母咣当咣当擀面的动作带有节奏的美感,一把足有四五十公分长的切面刀落案有声总是一气呵成,这时看似沉重的刀身,在祖母的手里却变得轻盈灵巧。虽然家里日子红红火火,但就是缺人,几代单传。祖父便请了风水先生,据说在家里住了很长时间,迁祖坟、修宅院。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,此后我们家人丁还真兴旺起来了。

祖母是小脚,标准的三寸金莲,她常常

给我讲起小时候裹脚的经历。祖母把她除大脚趾以外的其余四个脚趾硬生生的弯折到脚板下面,再用长长的裹脚布死死缠住。老姨因忍受不了疼痛,有时偷偷地把裹脚布放开,被发现后少不了大人的一顿打骂。封建社会的裹脚,限制了女人的行动自由。三四岁正是满地跑着玩的年纪,裹上脚,就像一只被折断了翅膀的小鸟。可想而知,当时女人走路是多么的不便与痛苦。

后来鸦片(俗称大烟)传入中国,并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,祖父开始抽大烟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,有钱人家往往是老爷抽太太夫人们也抽,没人能抵制住那种诱惑。可是祖母却从不碰那东西,哪怕一小口。不久家里的田地就被祖父抽光了。家道迅速衰落,甚至沦落到祖母领着儿女讨饭的地步。真是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,家业在祖父手里得到发展,但最终也在祖父手里被败光。即使这样,祖母也没有埋怨祖父半句,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命运带来的变故与磨难。

土改了,家里没有了田地,再加上往日里祖父暗中资助过共产党,家庭成分划为中农,这可说是因祸得福了。在当时家庭成分对子女后代各方面的影响是何等之大。

祖母视孙如命。满院跑着十几个孙子,她看着哪个都可爱。我童年时一直陪着祖母住。我小时候调皮,母亲脾气又暴躁,教训起我来往往是往死里打。我杀猪般的嚎叫,揪着祖母的心,这时祖母就会出来把我护在胸前痛骂母亲。有次母亲把我打得厉害,我便记仇,足足有两年不跟母亲说话。我就吃住在祖母那里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好过,当教师的父亲偶尔给祖母买点好吃的,她总要留给孙子。

晚上临睡前祖母要上厕所,我便点上马灯在前面照路。在当时的厕所大多都是在院外挖个坑,砌缸里面插柴棍,四围上半人高的土坯墙,不讲究的便用玉米秸秆挡风遮住就行了。我们家的厕所是按照祖母的设计修建的,当时是极超前的,还专设的有顶棚,下雨下雪不受影响。而且祖母每天都把里面打扫的很干净。别人看到后都羡慕得很。

每年我都要陪着祖母回娘家几次。我们村到冷口据大人说有五里地,但我感觉还要远些。头几年祖母拄着拐杖在前面走,我跟在后面。祖母惦着小脚,一小步一小步的挪到冷口。冷口河里有水的时候多,河里掂脚石过宽的话,祖母是跳不过去的。我搬一块石头放在中间,再在前面拉着祖母的手小心翼翼的过河。

有一回,路过公社工农兵食堂门口,火烧的香味撩拨我不走。一个火烧六分钱,祖母摸遍了口袋也没掏出来那六分钱,我便哭着满地打滚,祖母心疼的哄我,又无奈地像做错了事的孩子。

上小学四年级那年,我学会了骑自行车。一条腿从车梁下掏过去跨着蹬半圈。这样祖母再去冷口的时候,我便能用自行车驮着她去了。平路上我骑着,上坡时就推着。到河边时,我先把自行车扛过去,再回来把祖母背过去。一路上过行的人都啧啧称赞。

祖母娘家只有老舅一家,院子里只剩东房和西房,西房住着别人,老舅家住在东房里,东房北面有个厨房,在这里我吃过平生最香的一次鸡蛋西红柿条旗子。南房北房都没有了,据祖母讲,当年北房宽敞的很,一辆马车在里面都能掉过头来。院子里有一颗枝繁叶茂的石榴树,石榴籽酸酸甜甜的很好吃。屋后左边是冷口公社,右边是公社戏台,这里是全公社演戏、组织重大活动的场所。记得每年“六一”儿童节的时候,全公社的学生都戏台上举行盛大的广播操比赛活动。遗憾的是,文革期间就成了开批斗会的场所了……

祖母一生养育了四个孩子。伯父、父亲、两个姑姑。大姑嫁于柳庄,小姑嫁于宋庄。一年的时间里祖母除了回几次娘家外,有时也

会去女儿家小住,每次我都是要跟着去的。小姑家窑顶很高,上面有一颗苍老的柏树,老远就可以看见。祖母到了小姑家,一刻也闲不下来,她把所有被褥浆洗一遍,还要给孩子们做几件衣裳。小姑家的土炕上跳蚤猖狂,我怕咬,便急切地盼望着去大姑家。柳庄离宋庄不太远,大概有四五里地的样子,顺着堤堰跟前一条小路走,一会就到了。大姑家开始住的是两间小西屋,后来盖起了五间大北房,院子里有一颗葫芦枣树,中秋节去时,诱人的葫芦枣便成熟了,我便能欢天喜地的打枣子吃了。后来每当我读到鲁迅先生文章里的那句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时,脑子里便会联想到大姑家的枣树。院子前面好像是所学校,我隐隐听到有读书声。

祖母最后那段日子,已经卧床不起,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,她从未把痛苦表现出来。有天晚上,祖母没让我拉灯,她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:“林儿,奶奶要走了,陪奶奶说会话吧。”我嘴上答应着,却不知不觉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,窗里空荡荡的一片,看祖母安详地睡着,我连叫了几声奶奶,却没有回声,我才知道奶奶是走了,就这样静静地走了。

那一年,我 16 岁……

